

1614

永城文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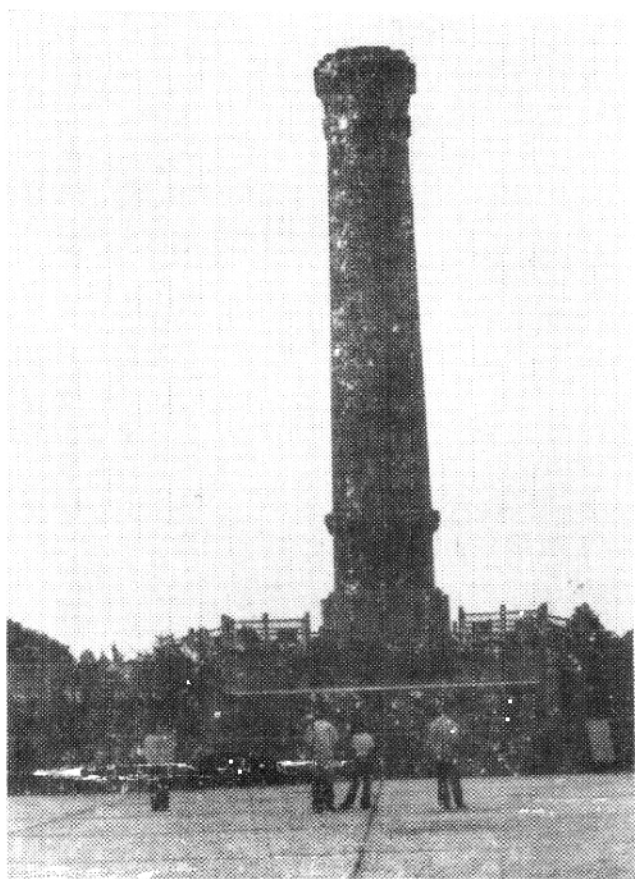


2

8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城县委员会编

8157/23



陈官庄烈士紀念碑

曹长春摄

目 录

记淮海前线见闻·····	陈 毅 (1)
陈官庄地区歼灭战·····	刘须芳 (3)
杜聿明被俘记·····	陈茂辉 (1 1)
邱清泉尸横张庙堂·····	曹凤礼 (1 9)
支前模范李友志·····	棘陵山 (2 0)
陈官庄地区歼灭战大事记·····	(2 2)
陈官庄地区歼灭战被歼敌军番号明列表·····	(2 8)
彭雪枫德政碑介绍·····	(3 7)
永城捻军斗争史略·····	高思廉 (3 9)
捻军著名将领——苏天福·····	魏自亮 (5 5)
雪枫县反“清剿”斗争总结·····	阎济民 (5 9)
开辟肖宿永·····	李品立 (7 0)
抗战时期永城县根据地的文教事业·····	刘须明 (7 2)
一、二战时期永城县的农民暴动·····	侯永之 (9 5)
忆雪枫公学·····	刘雪溪 (1 0 4)
豫东建党先驱蒋一峰·····	阎树梅 (1 0 8)
陈育生烈士传略·····	(1 1 0)
侯镜如传略·····	(1 1 4)
一场闹剧——回忆四七年永城县国大代 表选举的内幕·····	刘 琨 (1 2 0)
孙殿英其人·····	阎树梅 (1 2 3)

记淮海前线见闻

一九四八年冬

陈 毅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轻行问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吉普车，美蒋运输来。
闪闪电灯红胜火，
轰轰摩托吼如雷。
夜夜送千回。

老战士，几年久从戎。
拥政爱民作模范，
军政学习当先锋。
杀敌气如虹。

新战士，列队长又长。
谡谡军装何整肃，
昂首阔步挺胸膛。
杀敌志如钢

新同志，解放最开怀。
诉苦从头难尽说，
壮丁远处被抓来。
共打蒋独裁。

陈官庄地区歼灭战

刘 须 芳

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它的第三阶段——陈官庄地区歼灭战，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拉开了序幕，至翌年一月十日胜利结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已进入到我中原野战军在双堆集（今安徽宿县境内）地区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包围，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从蚌埠北援黄维被击退，孙元良、邱清泉、李弥三兵团从徐州沿津浦路向南猛犯，以策应黄维突围的阴谋而破产。形势的发展，直接威胁着南京国民党当局的安全，蒋介石如坐针毡，急忙于十一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在南京召集何应钦（国防部长）、顾祝同（总参谋长）举行紧急军事会议，仓惶决定：令驻守徐州的“剿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部撤出徐州，附我侧背，应黄维突围，以便全力南逃，保存实力，继续做他“守江必固淮”的美梦。刘峙随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率亲系乘飞机逃到蚌埠，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计三十万人于十一月三十日夜放弃徐州，由孙元良、李弥两兵团在前，王牌军邱清泉兵团殿后，沿肖（肖县）永（永城）公路向西南逃窜。此时，集结于徐州以东、以南地区的我华东野战军一、三、四、八、九、十、十二纵和鲁中南、两广等九个纵队，立即分三路进行追击。我军部署为：以八、九两纵队直插永城地区迎头截堵，以一、十二两纵队跟踪追击，其余五个纵队也星夜赶往永城截击逃敌。

杜聿明集团于十二月一日夜到达青龙集、李石林、陈官庄等地，因裹挟机关家属、拖带物资繁重，加上沿途敌人的汽车、马车、炮队、坦克乱作一团，人马嘈杂，狼狈不堪，行动相当缓慢。杜为了迅速摆脱我军的追击，被迫于二日将部队停下来进行整顿，并决定令部队所携带的衣、被和一些不便行军的笨重物资抛弃，以便轻装逃跑。我军乘敌整顿之机，赢得了时间，迅速前进超过敌军，十二月三日，蒋介石突然命令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今安徽省濉溪县），攻击我军，以与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协同解黄维兵团之危。当杜集团转向濉溪的时候，我主力部队按预定时间全部赶到，将杜集团逃跑之路全部切断，对其实行多层次的拦截，多处兜捕，终于把杜集团全部包围在王寨、祖老楼以西，大吴集、张大屯、芒杨山以南，薛湖、丁集以东，茴村、青龙集以北的陈官庄地区，计约七十多个村庄，我军按预定的目的完成了对杜集团的包围。

杜集团被包围后，内部更为混乱，我军随之对敌发起攻击，自二日至四日午后，就歼敌两万余人，俘敌一万四千余人。六日，我军压缩了对杜集团的包围圈，从东、北、西三个方向进攻敌人，该日晚，一向受杜聿明、邱清泉歧视的孙元良兵团在李石林向西突围，遭我八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的沉重打击，结果导致全兵团的复没，敌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副军长陈元潮和四十七军军长汪匣峰被俘，兵团参谋长张益熙被击毙，孙元良化装商人侥幸逃到武汉，后又转去四川，四十一军副军长李加英带部分人员突围跑到夏邑，被俘获。八日，杜聿明、邱清泉不愿坐以待擒，亲自率两个师的兵力，在二十余辆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从鲁楼阵地突围，同样遭

到我军的沉重打击，双方激战一昼夜，我歼敌五千余人，攻克了敌占领的阎庄、苗庄、蒋庄等村。至此，敌共损失一个兵团和十六个团，在形势严重的逼迫下，杜聿明将总指挥部从贾寨移至陈官庄。此时，杜聿明再也无力自拔。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杜频繁致电蒋介石哀叫“四面皆敌”，“请飭空军积极助战并空投粮弹”等等。蒋介石令杜要全力突围，以与黄维会师，但杜的部署全被我军打乱，士气低落，被我军团团围困，欲逃不能，欲战无力，虽与黄维仅距八十公里，也只是隔巴巴相互眺望，互致哀歌而已。

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分别被我人民解放军包围在双堆集和陈官庄两地区，已是围棋中的两枚死子，连国民党当局也认为失败是毫无疑问的。盘踞于宁浦地区的国民党匪帮极为惊慌，蒋介石对防守南京莫知所措，无计可施，真是到了山穷水尽，计穷力竭的地步。最后不得不作南逃广州的准备。

为了加速战役的进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人民解放军采取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围困杜聿明，阻止李延年兵团的方针。刘伯承司令员说：“这是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遵照这一指示，我华东野战军首长当即决定对杜聿明采取从东北方向攻击，西南方向守备，先打弱敌，再歼强敌，逐步削弱敌人的方针。陈毅司令员再三强调，华野要把西南堵好，不然将影响南线作战（即歼灭黄维兵团）。十二月九日，邱清泉兵团的第七十军由军长高吉人亲自督战指挥在陈官庄以南突围，企图逃跑，我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和二纵（司令员滕海清）给予拦截堵击，毙敌三百余人，随邱兵团骑一旅督战的总统特派战地视察官陈俊章在此次突围中被击毙。而李弥非常害怕，不愿束手待毙，他将司

令部从李石林移驻青龙集后，多次组织突围，均遭我军的沉重打击而失败。

十二月十五日，黄维兵团的十二万人被我全歼，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十六日战役进入第三阶段，我军及时调整了部署。根据毛主席指示，歼黄（黄维）的我中原野战军集结于宿、渦、蒙一线担任警戒，华东野战军集中兵力，吃掉杜聿明，其具体部署为：由谭震林、王建安所指挥的三个纵队担任由北向南攻击，宋时轮、刘培善、韦国清、姬鹏飞所指挥的五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旅以及协同南线歼黄胜利归来的七个纵队构成对杜集团的封锁线和万一突围出去时的第二围歼地域。在这种形势下，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再也不敢北犯，逃到淮河以南，宋希廉兵团畏歼不敢北援，杜聿明完全成为我军天罗地网之中的死老虎。

为了争取对杜聿明集团的和平解放，给其一条生路，我前线总指挥部于十二月十七日向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发出劝降书，蒋介石得知后，为了稳住杜、邱、李的人心，电令杜聿明派人去南京面授机宜。次日，杜派其参谋长舒适存去南京谒蒋，蒋对舒指示：“集中力量，在空军投掷甲种弹（毒气弹）及轰炸掩护下，实行突围”。并由空军总部三署付署长董明德与舒一道飞往陈官庄向杜传达这一命令。

十二月十九日，天气突然变化，接连下了十余天的大雨雪，飞机无法空投，被围困的杜聿明集团的困难与日俱增。他们从徐州逃跑时很多士兵抛弃了棉衣棉被无法弥补，所携带的粮食早已吃完，就连老百姓的粮食、牲畜、猪、羊、鸡鸭等也都抢光、吃光，最后只好剥树皮来充饥。另外敌人吃水和烧柴也是极为困难的，平均每个村庄住有几千人，他们

吃完井水，吃坑水，最后坑水吃完只好过滤马尿喝。他们把老百姓的柴草树木烧光后，就以汽车轮胎、电线杆、枪托、骨头作燃料取暖做饭，有的甚至挖坟里的棺材板来烧。整个敌军营垒里，断粮绝草，饥寒交加，他们完全处在绝望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人民解放军一面进行战地休整，一面对包围的敌军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在我政治瓦解下，敌军成排、成连、成营地逃过火线向我投降，至一月五日止，投降的敌军达一万四千余人。但蒋介石指示杜聿明负隅顽抗，他们不顾我前线司令部的严厉警告。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终于向我部郭楼阵地施放了毒气，以便给他的残兵败将打开一条突围的生路。敌突围开始了，在狭小的包围圈里，他们把部队忽而拉向东，忽而拉向西，拉来拉去，互相践踏，乱成一团，不仅没有突围出去，反而把那些伤员病号在寒冷饥饿中折磨而死。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十五时三十分，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全面总攻，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战地休整动员，我全军将士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接到向敌人进攻的命令后，个个争先恐后冲向敌人。经过一天激战，克敌盘踞的村庄十五个，歼敌九千余人，战斗到七日晚十时许，我军将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及以北的赵园、孙庄、朱庄等二十个村庄解放，歼敌十一个团，其一部分向我投降。李弥率残敌逃到陈官庄。这时杜聿明更加穷凶极恶，指令飞机向我前沿阵地又放毒气，我人民解放军发扬了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对杜聿明集团进行了狠狠打击，八日又攻克敌据点五个村庄，歼敌两个团和两个特种连队，敌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被击伤，蒋介石派飞机前来接救，飞机

被我击毁，并俘获驾驶员彭绂臣。

一月九日，战斗到白炽化，敌人在二十架飞机掩护下，向我猛烈反扑，企图夺路突围，被我击退后，敌又向我前线部队和后方居民放毒。敌人这一天绝人性的行动，更加激起我广大军民的强烈气愤。我人民解放军对敌进行狠狠打击，到傍晚，紧紧压缩了包围圈，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只有十余个村庄的狭小圈子里。敌八军四十二师付师长伍子敬看再顽抗下去只有灭亡，率该师三个团两千余人在崔庄、陈庄向我投降。这时杜聿明、邱清泉更加惊慌，匆忙从陈官庄逃到国民党的所谓五大主力之一——五军军部陈庄与李弥、五军军长熊笑三开会作最后处置。随后，熊亦伪装出走，后逃到了台湾。十日二时许，我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强攻，在强烈的炮火轰击下，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窜出隐蔽部，一哄而散，各自逃生，杜聿明化名“高文明”带领十多个卫士及付官，逃到张老庄被我四纵十一师卫生队活捉。邱清泉带一个特务营逃到张庙台西南四百米处被击毙，兵团参谋长李汉萍逃到空降场被擒。李弥伪装为伤兵夹杂在伤兵群中逃跑，经济南、潍坊转逃青岛。在我大军逼迫下，敌七十二军军长余锦元、付军长谭心及该军所辖三十四师师长陈渔浦、五军四十五师师长崔贤文等率部投降，随后我军打进陈官庄，俘敌兵团参谋长吴家钰和一六六师师长肖超伍。驻周楼敌九军三师师长周蕃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率千余人投降。我军占领了陈官庄，除刘集外，敌人占领的据点全部解放。

十日清晨，碧空万里，一轮金色的太阳向大地射出灿烂的光辉，八时许，我人民解放军向敌人盘踞的最后一个据点——刘集开始攻击，这时我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政委粟裕

同志从小李家前线总指挥部来到刘集火线，我军指战员很受鼓舞，他们在向敌人最后一战的冲锋中，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仅用三十一分钟的时间，就把盘踞于刘集的万名敌人歼灭，杜聿明集团的三个兵团，十个军，二十五个师，一个骑兵旅计三十万人马被我全歼，其中俘敌十七万人，投降的二万四千余人，缴获各种炮七百余门，坦克百余辆。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除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军全体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英勇善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取得人民的大力支持。当杜聿明集团被我军包围于陈官庄地区，在外无援兵，内无弹粮，日益走向死亡的时候，而我人民解放军却得到广大人民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大力支援。百万民工组成的支前大军，有的抬担架护送伤员，有的赶着大车、推着小车，肩挑、驴驮把粮草、弹药等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到前线。我永城地处淮海战场前哨，全县男女老少，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支前工作，有的伤员，担架来不及运转，群众就主动将伤员看护起来，喂药、喂饭，有的群众看伤员冷，就主动将自己的棉衣脱下来给伤员穿。有的群众主动给我军前沿阵地送粮送弹，帮助担水做饭，有的不顾个人安危，给我军带路攻营，如支前模范李友志，给我军带路三十多次，最后给我十二纵带路攻打穆楼敌军时，壮烈牺牲。象李友志这样的英雄模范数以万计。在整个淮海战场上，我县投入支前的计数十万人，粮数十万斤，柴草约百万担，永城人民在淮海大战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战争是群众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

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由于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援和我军全体指战员英勇杀敌精神的结合，以小米加步枪打垮了美械装备的蒋匪帮，这充分说明人民是革命战争胜利的源泉。

陈官庄地区歼灭战，消灭国民党军队约三十万，占整个淮海战役歼敌以半以上，同时我华东野战军将杜聿明集团围困在陈官庄地区，使其不能和黄维兵团会师，这对我中原野战军胜利歼灭黄维兵团也是个有力支援。所以陈官庄地区歼灭战在淮海大战全战役中，占有重要意义。

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大战，最后阶段在陈官庄地区胜利结束，共歼敌五个兵团，二十二个军，五十五个师，加上国民党其他部队，计五十五万七千余人，把蒋介石江北主力基本消灭光，从根本上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解放了战略要地徐州及周围广大地区，使我华北、中原、华东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蒋介石的“力争华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阴谋彻底破产。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淮海战役，为我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基础。

杜聿明被俘记

陈茂辉

淮海战场上的枪炮声已经稀疏了。成千上万的俘虏，象大堤崩溃了一样，从前方漫无边际地流过来，指挥所门前的空场和田地里都满满的。他们一个个饿的张着嘴，瞪着眼在等饭吃，看见送饭的挑子一来，上去就抢。我们的人手有限，炊事员忙不过来，只好发粮食给他们自己烧饭吃。这些尘土满脸、精神颓丧的俘虏们，差不多每人手里都有一件东西，洗脸盆、去了衬子的美制钢盔、茶缸、熏黑了半截的铝水壶……全都变成了小锅。一时广漠的雪原上炊烟四起。

我们的指挥所，设在陈官庄东北角十四、五华里的小庄子上。庄上原有百十户人家，全被蒋介石的飞机炸得房倒屋塌。管理部门在村头找了一间独立家屋，作为我临时办公的地方。窄小的屋子当中，摆着一张半旧的小方桌，还有三条长凳，警卫员用高粱秸子升了一堆火，放上个水壶，把屋子烤得比较暖和了。

一个个俘虏兵吃饱了饭，解除了顾虑变得有说有笑了，几个伤兵还跨进我的办公室，说道：“我们吃饱饭了，再也不吃这些东西，通通交给长官吧！”说着，从衣袋里掏出大包小包的东西。摊开一看，有乌黑卷曲的条条，有带着毛根的块块，有蜡黄带黑的颗颗，这是些什么东西呢？俘虏们竟

我不认识，纷纷说：“长官，这是马皮，这是驴皮，这，这是……人肉。伤兵兄弟腿上的肉。”

“我们没有饭吃，空投的全给当官的吃了，他们就让当兵的吃这些……”听到这些，令人寒颤，一股无名的怒火在心中直冒。我正在和俘虏谈话，电话铃响了。是卫生处长赵云宏同志打来的电话。他说又抓到一个国民党的官儿，有记者和司机跟随，还有卫士。估计最少是一个将官。我要他们马上送来。

这时太阳刚刚升起，门前的俘虏越集越多，还有难民和学生，形形色色，一眼望不到头。在包围圈中的许多学生的衣服全被国民党兵剥去了，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我们一时拿不出衣服给他们穿，便叫人燃起一堆堆高粱秸暂时取暖。一些受蒋匪军遭踏过的女学生，捂着脸在那呜呜咽咽地哭。这些学生，大部是被敌人从徐州骗出来的，有的是受“正统”观念的毒害，跟着跑出来的，现在他们才明白过来了。

这时我们俘虏收容所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清查被俘的高级军官，刚才说的那个“将官”，怎么还没送来呢？电话上催了几次，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见押送的人走来。他们见我责问，便指着被押送的俘虏说，他们怕飞机，路上走走趴趴，好容易才弄来。说着便向门外叫：“进来！”那个自称记者的俘虏，喃喃地说：“有飞机，有飞机，先到外边躲一躲吧！”那军官慌得连眼前的门框有多高也没看见，一下冲进来，他的头被门框结结实实地撞一下，疼得他两手抱着脑袋。

这人早已卸去了“将军”的“战袍”，穿着一身士兵棉服和破大衣，脸上和手上都弄得乌黑，很不自然地弯着腰，

看起来象个老伙夫。

他立正，恭恭敬敬地向我行了军礼。我看他很狼狈，叫他坐下，然后递给他一支“飞马牌”香烟。他接过，放到桌上，连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玻璃纸包装的香烟，撕去那烟盒上封口的红条条，抽出一支递给我，又送一支到自己的嘴上。

坐在他一旁的“记者”，大概被飞机吓昏了头，竟忘记了这是在什么场合，连忙掏出打火机，卡察一下打着了火，恭恭敬敬地给他点烟。被那个军官瞪了一眼，“记者”才恍然大悟，赶忙转过手把火送到我的面前。他们这些动作，使我马上敏感到，这是个不一般的人物。仔细一端详，发现那军官的鼻子底下有一些残余的胡子，相是两撮“仁丹胡子”只因刮得匆忙些，没有刮干净。我正要问他们话，电话铃又响了。是民运科长李教清同志从俘管处打来的电话，说他们那边又增加三个少将，都是自动坦白的。我告诉他们说：不管是什么将，自动坦白就很好，要保证宽待他们，给饭吃，好好向他们讲解我军的俘虏政策。自然这番话，也是有意让屋子里的俘虏们听的。可是他们装得并不在意。

我坐下来，开始审问那个军官：

“你是哪个部分的？”

“十三兵团的。”

“干什么的？”

“军需。”

“不对。”我断然地说。

“军需处长。”那个“记者”赶忙说。

“叫什么？”

“我叫高文明。”

“高、文明，这个名字起得不坏啊！……你们十三兵团有八大处？”

“六大处。”

“你先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一下！”我顺手递给他一本拍纸簿。

他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掏笔，露出一段雪白的手臂，上面还戴着一只亮铮铮的手表。手表应该戴在手腕上，哪有戴在手臂上的呢？明白了，大概他怕这种高级手表会引起别人对他身份的怀疑。我打趣地向他说：“手表戴在手腕上才方便啊！”他尴尬地把表往手腕上拉拉，又去掏笔。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美国香烟，再掏，是一袋美国牛肉干，最后才掏到一支派克钢笔。但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手在发抖。

“写啊！”我说，“难道你们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着，又在纸上写。可是，好半天，还是在描着原来那几个字：“军需处长高文明。”

那个“记者”有点替他冒汗了，伸手要替他写。被我制止了。

我说：“你还是老老实实讲吧，你是干什么的，不必顾虑。”说着，拿出那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给他听。从头念到“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那句，然后说：看吧，你们的部队不是已经被解决了吗？不过你不必顾虑，我们的俘虏政策：不论大官小官，只要放下武器，除了战犯以外，是一律宽待的。”他几乎把头埋到衣领里去了，一时难以看